

豫 剧

# 杏 花 营

编剧：李 淮 杨兰春 段奎法

（内部交流剧本）

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

1966年3月

## 人 物 表

郑大荣：46岁，生产队长，党员。

周喜来：50多岁，大队党支书。

小 男：20多岁，支书的女儿，团员，春牛的爱人。

春 牛：20多岁，大荣的儿子，团员。

孙景泰：40岁，生产队副队长。

景泰嫂：38岁，妇女队长。

楞 妮：17岁，女青年，皮百顺的女儿。

周 庆：50多岁，老贫农，积极分子。

皮书章：50多岁，富裕中农。

小 兰：20多岁，女青年。

老旺奶：60多岁，五保户老大娘。

皮百顺：40多岁，生产队委员。

小 鱼：12岁，景泰的女儿。

小 眉：20多岁，女社员。

小 桃：18岁，女青年。

麻 四：30多岁，耍猴的。

黄骆驼：60多岁，唱过几天戏的农民。

男女群众若干人。

## 第 一 場

**时 間：**1963年初夏。

**地 点：**杏花营生产队村头地边。

**布 景：**一道长满青草和野花的堤堰横贯舞台，堰根儿有一棵柿树。雨过天晴，地里一片汪洋，堰后边几十亩高粱和玉米全淹了，高地上还有些歪三扭四，东倒西歪的庄稼。

〔幕启：音乐吹开前幕，“光棍背锄”在树上叫了几声，随之蛤蟆声此起彼落。〕

〔孙景泰头戴一顶小草帽儿，上穿一件用布做的对襟白背心，肩膀上搭着一件新布衫，左手掂着一张铁锹，踩着锣鼓点上场。他把锹一扔，把草帽一摔，又赶紧拾起，把草帽放在地上，两只手十指交插在脑后，枕着草帽顶仰面朝天地躺下。〕

**景 泰：**（唱）老天爷你呀你好狠心，

你三天下雨两天阴。

你一次淹了俺二次种，

你沤烂了种子多少斤！

不骂你几句我不解恨，

（一只蛤蟆跳在他身上，把他吓了一跳，气得他抓住蛤蟆用力一摔）

**奶奶！**（唱）这块地养你不养人！

〔皮书章掂着一张锹，无精打采地上来，看了孙景泰一眼，脱下鞋垫在屁股下，靠着树身坐下。掏出烟袋准备吸烟。黄骆驼、麻四、小桃、楞妮、皮百顺随上。春

牛、小眉、小兰、周庆和群众上。

小 兰：景泰叔！

（唱）满地里庄稼水里泡，

杏花营老少谁不心焦？

社员们都抢着治水排涝，

任务大时间紧火烧眉毛。

春 牛：（唱）副队长不排水躺下睡觉，

黄骆驼：（唱）种下的好庄稼都顺水漂。

春 牛：（唱）咱不能叫困难把咱吓倒，

小 眉：（唱）种了淹淹了种与水争苗。

皮百顺：（唱）眼看着芒种过夏至就到，

节令不会把人饶！

皮书章：（唱）老天爷不叫人吃饱，

你干劲再大白操劳。

春 牛：（唱）气门塞都叫你拔掉，

就你会把破锣敲！

皮书章：（唱）你有妙计我领教，

小 兰：（唱）改造自然豁一条。

皮书章：（唱）老天爷不是人你咋改造？

群 众：（唱）改新天造新地奋斗目标。

皮书章：（唱）地能造？

群 众：（唱）走着瞧！

春 牛：（唱）先治涝，

小 眉：（唱）后安苗。

小 兰：（唱）水里丢，

群 众：（唱）水里捞。

春 牛：（唱）争丰收，

小 眉：（唱）不动摇。

群 众：（唱）水窝里闯出一条阳关道，

改天换地看今朝。

皮书章：走着瞧，好嘛，都看看（指淹过的地），这不是泡马尿，一个人踩一脚就干了。

春 牛：你在这儿坐着就把水坐干啦？

皮书章：（掂起钵欲走）爷们，咱不抬杠。（走了两步又转身）人多死靠，龙少死涝，今年是一龙淌水，雨还多着哩！

小 兰：龙是地里种的，是树上结的？你拿出来我看看。

春 牛：爷们，你准备迷信到什么时候才不迷信呢？

景 泰：（突然坐起）气象台也报过今年雨多，那也是迷信？咱这是啥地方？三年收了骡子马，一年不收扁担绳。咱这一片，去年涝，今年又涝。从我记事，大小之说，没有一年没有灾，谁有啥办法。

小 兰：你是副队长，你说咋办？

景 泰：我说，我也没有办法！咱爷爷奶奶把咱搬到这块地上，咱就不稀不稠地喝吧！它收了，咱就吃点；它不收，咱就带上咱村的剧团，到外面总能混个嘴。

周 庆：景泰，今年灾情大是不错，可它水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活人治不了个死水？毛主席在《愚公移山》里说，那愚公一家人都能把两架山移走，咱一个队还治不了这涝灾？

麻 四：（掏出扑克牌）管他移山不移山哩，来，先捧一盘。

小 兰：（发现郑大荣，向幕内喊）大——荣——婶——子。

〔内应：喂——

小 眉：从——哪儿——回来咧？

〔内应：从蛤蟆洼。

小 兰：能过来不能？

〔内应：能！

小 眉：过来了，过来了。

小 兰：扔！一二三！

〔从幕后飞出一张铁锹，小兰很有把握的接住。咯咯咯的笑了几声，大荣上。她剪发头，头戴一顶大草帽，上穿一件蓝布衫，下穿一条黑裤子，卷着裤腿，卷着胳膊，赤着脚，一个箭步跃上来。“喂呀”一声长出了一口气，虽然在一片汪洋的环境下，但她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。

群 众：队长回来了！

大 荣：（解嘲地）他娘那脚！到了，到了，又扳了一跌。

（脱下身上穿的灰褂子给春牛）给，春牛，你这褂子。

周 庆：男扳阴，女扳晴，老婆跌倒晒死人。

大 荣：（笑着）只要能晴，我再扳一跌也行，没有那么灵！

春 牛：妈，水下去了没有？

大 荣：下去不少了，你们不是都在排水哩吗？

〔群众都不吭声，各有各的表情。

大 荣：（了解到各人的情绪）呀，今个都成没嘴的葫芦啦？

群 众：……

大 荣：累了吧？

景 泰：嫂子，那不好办！

大 荣：咋啦？又怨咱爷爷奶奶给咱撇到这块地上了？

〔众看景泰，偷偷地笑了笑。

大 荣：笑啥哩？

周 庆：笑你有收音机。

小 兰：刚才都在讨论哩。

大 荣：讨论的啥，说说我也听听。

景 泰：（毫不隐蔽自己对灾情的看法）讨论今年咋办？麦子一塆风刮干啦，二百亩秋种两遍淹两次，心里象驴踢一样，就讨论的这！

大 荣：是啊！

（唱）半月来就下了三塆大雨，

两次种两次淹谁不着急。

遍地里都是一片汪洋水，

社员们颗颗心泡在水里。

为丰收花费了不少力气，

三更明月五更鸡，

虽然说咱生在这块地，

地能改米山能移。

只要咱们有志气，

困难再大怕努力。

都说是盐碱难根治，

南霍庄飘起了丰产红旗。

都说是干旱难改变，

林县人劈开太行修了一条红旗渠。

排水抢种当头炮；

挖渠治涝两杆车。

排一亩种一亩，

排一畦种一畦。

排一分种一分，

排一厘种一厘。

夺丰收凭的是人心齐。

小 鱼：（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）大菜婶子！

景 泰：啥事啊？跟车掉沟里一样！

小 鱼：来叫您接电话哩呀！

景 泰：哪儿来的电话？

小 鱼：公社来的电话，叫大菜婶子去一趟。

大 菜：公社来电话一定是给咱想到办法啦。周支书夜个来咱村转了一圈，也兴许他给这水找到出路了。你们在这儿排吧，我去看看。

春 牛：（往幕内指）娘，那有两块门板，我给你绑在一块，你撑着走吧。

大 菜：嗨，趟着水就过去了。（下）

春 牛：咱排水。

群 众：咱去排水，走！

景 泰：喂！喂！咱们再商量商量，排水也应该排，队长去公社也可能有办法，可是咱还得作另一手准备，到外边去还是个办法。咱村耍手艺的人也不少，张罗哩，补鞋哩，玩猴哩，唱戏哩，还有看病哩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。咱报一报名，谁愿去谁举手。

〔楞妮、麻四、黄骆驼、小桃等举了手。

景 泰：（数着）一、二，（指骆驼）你别举了，你中。（指小桃）小桃，你会啥？

小 桃：我想坐坐火车。

楞 妮：人家还会唱《桃花庵》哩。

皮百顺：楞妮，咱不去吧，你还小，到外边还得叫人招呼。

楞 妮：不，我想唱戏，人家都说我唱的和广播上一样。

景 泰：百顺哥，叫她出去跑跑吧。（指春牛、小兰等没有举手的人）您几个哩？

春 牛：俺会排水。

小 眉：俺会种地。

群 众：对！

皮百顺：别带他们啦。

景 泰：那好，天也不早了，回去吃饭吧，大家都准备准备。

〔麻四、黄骆驼、小桃、楞妮下，景泰随后欲下。〕

春 牛：景泰叔！

〔景泰回头看一下，没有答应，下。〕

皮百顺：别叫他啦，他们要去就让他们去吧。

春 牛：百顺叔，你是个队委，你也同意他们的意见？

皮百顺：唉，老天爷不是人，你也不能批评他，斗争他，他要下谁有啥办法！他们想出去转转就叫他们出去转转吧！

春 牛：（气呼呼地对群众）排水！

群 众：干！（齐下）

——幕 落——

## 第 二 场

时 间：前场第二天。

〔二幕前。〕

〔春牛扛铁锹上，迎面碰见小兰、小眉、楞妮上。〕

春 牛：小眉！小桃、麻四咋还没来？

小 眉：我叫他们来排水，他们磨磨蹭蹭不想来。

春 牛：我喊他们去。

〔春牛欲下，麻四、小桃上。〕

春 牛：你们是咋搞的！

（唱）人家排水早下坡，  
就您这鸡娃难出壳。  
一片庄稼水里泡，  
您倒有心把洋工磨！

小 桃：（唱）淹坏庄稼这么多，  
谁还有心干农活。  
不如到外边看一看，  
我算住够这蛤蟆窝。

春 牛：年轻人，经不住一点考验！（强压火）走吧，别光想坐火车啦，排水去吧。

麻 四：春牛，你跟支书家闺女都领了结婚证了，下一月就要结婚哩；你当然不想出去，可俺们想出去。

小 桃：下一月，下一年也结不成，人家河东又没俺，谁来咱这蛤蟆窝哩！

春 牛：……你别胡扯了，我根本没那打算，排水！

〔幕后传出黄骆驼喊麻四的声音，众回头看，黄骆驼上。〕

骆 驼：麻四，麻四，噯呀，小桃、楞妮也在这儿，走走走。

小 兰：楞妮你也去呀！

楞 妮：我当然要去。

〔麻四、小桃、楞妮望春牛。〕

骆 驼：噯呀，快排戏去吧！

春牛：昨天夜里商量好，今天要排水，谁叫你们排戏？

骆驼：春牛，排水也是排，排戏也是排，反正都得顾嘴，走吧，走吧！（客气地）春牛，你忙吧！

春牛：（跺脚）排水！

〔春牛、小兰、小眉下。

〔二幕启，杏花营村里一座坊院的门口。

〔布景：院门口有两棵大树和一个石碾，院旁有大路，远处一片汪洋大水，幕启时，小桃已在坊上等候。

〔黄骆驼和麻四上。

小桃：骆驼叔，您咋才来呀？就等着您几个哩。

骆驼：景泰哩？

小桃：在里边，正给周庆叔作动员工作哩。

骆驼：（对麻四）走。（二人进院）

〔楞妮玩着一朵花上。

小桃：咦，你咋还在这儿扭哩！

〔楞妮跑进院，小桃随进院关门。小鱼上。

小鱼：开开门呗！

小桃：谁？（开门）

小鱼：我呀，俺爹哩？

小桃：您爹没有来。

小鱼：你哄我，俺妈说他到这儿来啦！（欲进门）

小桃：（拦住）这是排戏的地方，闲人不能乱进。

小鱼：我偏要进！

小桃：你偏不能进！

小鱼：（唱）公家院你为啥不叫我去？

小桃：（唱）排戏坊不是过路集。

小 鱼：（唱）就会哼那三句戏，  
你还装个啥神气！

小 桃：（唱）不管神气不神气，  
你想来俺还不要你。（猛关门）

小 鱼：咦，我叫俺妈去！（跑下）  
〔周庆从院内生气地跑出，景泰、骆驼、麻四赶出。

景 泰：老庆叔，你慢走。

骆 驼：有话慢慢说嘛。

周 庆：您别在我身上打主意啦，我说不去就不去！  
〔皮书章上。

皮书章：去吧，周庆。这蛤蟆窝有啥恋头，挣钱不挣钱也到外  
边看看大世面，你到西安看看人家那钟鼓楼多高！

麻 四：你吹喷呐三乡五里都有名声，全凭你这杆笛轰坊哩！

周 庆：庄稼在水里泡着，我没有那闲心出去吹打，我要跟大家  
一起排水治涝。

骆 驼：给你说了多少好话，人总得识抬举。

周 庆：我不稀罕这抬举。

〔周庆欲走，麻四上前拦住。

麻 四：庆叔！一天再给你多加三毛钱。

周 庆：（冷笑）麻四，你打听打听我周庆是不是那号人！（下）

景 泰：他不去算啦！

皮书章：副队长，他不去我补上这个缺吧？

景 泰：你会干啥？

皮书章：景泰，你还不知道，揣骨、看相、扎针、搬罐，咱都  
通达。

麻 四：算啦吧，你那两下子，挣那钱不够你喝茶哩！

皮书章：你别小看人，我这一手比你玩猴值钱。

麻 四：你谦虚！

皮书章：那年我跑西路，在坊里见一头大骡子，我逮个蚂蚱往它耳朵里一填，骡子如得大病，又蹦又叫，周围站一堆人谁也治不好。我牵回来把蚂蚱一掏，给他牵去，没张嘴，那家给我五斗玉米。（众笑）

景 泰：那不行，新社会不兴骗人，你不能去！

皮书章：不能去就不去。我不能做酒，还不能做醋！（下）

黄骆驼：景泰，其实带上他也行。

景 泰：不行。一个富裕中农，到现在还想骗人！咱现在就宣布，这次出去，是给咱队搞点副业，一不准偷，二不准骗，都得规规矩矩。开戏。

黄骆驼：小桃，《桃花庵》的词背熟了没有？

小 桃：还没有哩。

楞 妮：那我先唱吧？

黄骆驼：好，你先唱。

楞 妮：（欲唱又笑得前俯后仰）

小 桃：严肃点！就你爱临场笑台。

楞 妮：中，中，我不笑了。（荒腔走板地）

（唱）出门来羞苔苔将头低下，

哭了一声爹，叫了一声妈，

嗷嗷，我的老乳娘啊！

景 泰：骆驼叔，行不行？

黄骆驼：这闺女腔是不错，就是身上没戏，没有羞苔苔的样子。

楞 妮：我不知道啥是羞苔苔。

黄骆驼：要做到“看不飞眉，笑不露齿”……

楞 妮：（笑）我还没听说过，笑还有不露牙哩，那咋笑呀？

（撮嘴）呼呼……

黄骆驼：这闺女，不听话学不了好武艺！

景 泰：（不满地）算啦，算啦，唱的是啥呀！

楞 妮：嫌我唱的不好，中，我不去啦！（欲走）

景 泰：（拦住）好，好，你唱的好，唱的好！

楞 妮：好我也不去啦，你说的太晚了。（下）

景 泰：你……（无奈）麻四，十几块钱买个猴训的咋样呀？

麻 四：我一去它跟，它光吡呀，给它个草帽，不戴扔了。

景 泰：你没听人家说：猴怕鞭子猪怕刀。你要那鞭子干啥哩？（夺过鞭子进院，众随下。）

〔景泰嫂上。〕

景泰嫂：小桃，给我开开门！

小 桃：俺景泰叔不叫开。

景泰嫂：他不叫开，你给我开。

小 桃：我不敢开。

景泰嫂：（吓唬地）你不开，我可砸了！

景 泰：（上）你干啥？

景泰嫂：你要走？你走不了！

（唱）排水锣鼓响破天，  
你却到外边躲清闲。  
全体社员流热汗，  
难道你脸上不羞惭？

景 泰：（唱）走到外边串一串，  
多少赚俩活便钱。

我看咱这儿难改变，

不如出去顾眼前。

景泰嫂：（唱）咱吃多吃少我不嫌，

队里生产事关天。

光挂个空套不拉车，

就不怕大家对你有意见！

景泰：张口集体，合口生产，你女人家懂个啥呀！

景泰嫂：你说啥呀？我请你说话对我尊重点！咋，你是副队长，我是妇女队长，队长不在家，我也当几分家。你走不了！

景泰：我给你实行三天民主；你就不知天高地厚了。

景泰嫂：我给你一口好气，你就翘尾巴了！

〔景泰欲走，被景泰嫂拉住，二人欲打架，大荣上。〕

景泰嫂：队长开会也回来了，你讲吧！

大荣：两口子吵啥呀？

景泰：……

景泰嫂：他要走！

大荣：兄弟，你是迷到这条路上啦？

景泰：嫂子，别的有啥办法！

大荣：有办法了。县委组织人去商丘西郊参观、学习人家挖沟漕台田啦！大家都说，用这种办法能彻底改变淤积地区的面貌，咱这也要挖。咱们先发动群众排水抢种，供销社决定支援咱们排水工具，粮站还给咱们调剂种子哩。

景泰：不管他挖什么，今年也难从地里挖出粮食来！

大荣：景泰。

（唱）只要朝着正路走，

前途远大有奔头。

一双铁肩一双手，

排除万难争丰收。

景泰：（唱）淹了早秋淹晚秋，

家想留人天不留。

眼前若有一线路，

谁愿把这穷家丢。

大荣：（唱）英雄面前千条路，

有利条件看清楚。

咱地面宽来土层厚，

还有政府来帮助。

充分发挥人的因素，

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。

景泰：（唱）两次排涝两次涝，

年年排水年年愁，

这个水窝算住够，

不是住人是住泥鳅！

大荣：景泰，照你这么说，这洼地你是住够啦？

景泰：住够啦！

大荣：对治涝也没信心啦？

景泰：就是没有信心啦！

大荣：别看这个水窝子，要是治好也是金川宝地。地主想要他没有这个胆量，美帝国主义想要，我们还不怕流血牺牲来保卫它哩！

景泰嫂：（冲上去）我得问问他。

大荣：（阻拦）可不兴吵。

景泰嫂：我不吵。（冲上就吵）你……

大 荣：（忙阻拦）好好说嘛。

景泰嫂：（尽量压制心里的火）小鱼她爹，你也是多年的干部啦，自己不拿个正主义，跟骆驼、麻四他们打圈圈，（发火）你这叫啥干家！

大 荣：（拦住景泰嫂，对孙景泰）小鱼她娘说的对，咱当干部这个时候不带头，啥时候带头？

景 泰：（思索片刻）嫂子，你一片苦心劝我，我领情，可我想来想去，今年灾情太大，还不如叫我领住几个人上西边，吃在外省在家，也能给队里赚俩钱。家里的工作你就照护着，我还是走了好。

大 荣：这么说，你的主意是拿定了？

景 泰：拿定了。

大 荣：执意要走？

景 泰：执意要走。

大 荣：（强压火）兄弟，咱这儿条件坏是不错，可咱是苦熬哩，还是苦干哩？是抗灾哩，还是躲灾哩？眼下只要把水赶快排下去，咱那高粱谷子还能保住几十亩。再栽点晚红薯，口粮就有着落了。到外边那不是个办法，现在得考虑考虑影响呀！干部一走群众心慌意乱，这水还咋排？他还咋种？将来台田还咋挖？你想过没有？

景 泰：想过啦，这种坑人的地，荒了没有啥可惜！

大 荣：你，你好大方啊！

（唱）这片地咱留过多少血汗，

你不稀罕我稀罕。

抓一把黄土你看，